

三
國
全
圖
演
義

三國全圖
演義



五仙台顯
聖泉關顯

珠江泣隱





治風疾神醫耳死

完山人作





傳
遺
命
奸
雄
數

秦
舫
題

藝
閣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爲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搗鬼。看普靜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畧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益襲幾句野狐禪。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搗鬼。衆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爲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并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況桃園三人非。

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卽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關公旣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爲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寧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滸七軍，直是未嘗滸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於得荊州耳，何魯肅而在操園公於土山，不使之走權，必害關公而後快。若使決不爲此。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圍公於麥城，偏欲使之走。操聞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輶只有一卜，呂範一範，事而有再卜。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亥屬水，仍合玄武臨應之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項羽垓下之役，八千子弟且俱散去，何況人乎？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何如？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見在，但遠不能救耳。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

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准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貫金石、與公並垂不朽矣。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于此時不卽自殺者、尙欲圖後舉以報漢中王也。欲圖後舉以報漢中王也。是亥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爲首大將朱然、驃馬挺鎗、叫時了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日雲長休走、趁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必盡死也、大率爲荊州兵招去耳。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驃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呂範卜在亥時、今却到五更、讀者竊幸其數之不着矣。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趙累之死在關平口中敘出、用虛寫。

此令人拍案一叫。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

盡亦被執。讀至此，又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

可惡聚衆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

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

原來是不肯叛親之恨，一笑

關平昔自以爲天下

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

曹操敬禮關公而孫權笑之不及，曹操多矣。

關公厲聲罵曰：

碧眼小

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

操爲漢賊而助操攻公，則吳亦叛漢之賊也。罵

得快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衆官曰：

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

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

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

將公往事一提照應，二十七回之前，致使今日

反爲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容之事何耶？」

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

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

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

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

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

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

又有詩曰：

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卽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此馬不爲
呂布死而爲關公死死得其所矣。馬亦能擇主乎？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

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關公之夢，此又有王甫之夢。正說間，忽報吳兵在城中將關公父

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塑平與倉之像於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關公英魂不散，湯湯

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爲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人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爲菴，每日坐禪。

是清淨法師，不在此忽然照出。是熱鬧和尚。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似今之愛恤徒弟的和尚了。

三更已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既在空，何有我本無？我何有頭？頭來。若云無頭，呼者是誰？若欲還頭，還於何處？寫出妙在不知其人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亂鬚之人，相隨。關平、周倉在普靜眼中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

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一？」此語抵得一聲棒喝。關公英魂頓悟，卽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叉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忘之耶？雲長空普靜亦空何必忘？何必不忘？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

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座說法一場。今將軍爲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衆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現前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稽首頭而有頭。皈依則有我而無我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免。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得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座。顧謂諸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畧過人。破曹操於赤壁。」周郎未嘗結連曹操勝於子明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操又勝於子明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是其一短。正是長策。何云短也？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荊州。勝子敬周郎多矣。昧討賊之義二人何得反日勝之？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令人嚇殺。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天動地之人。自有此作威顯聖之事。權大驚慌忙

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快暢孫權亦險些兒衆將見之無不恐懼

權將見之無不恐懼

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瀝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勢所必然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却纔被死呂蒙嚇了一跳今見活張昭又嚇了一跳。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玄德必不與操須以此度之耳。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是東吳之所謀，實亦曹操之所使。嫁禍於操，誠不爲過。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既欲嫁禍於人，又欲取利於已。人情大抵如是。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夜眠今始貼席久貼也。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識破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耳。」如燭照而龜卜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

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乖的又撞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船前是恭敬此是戲謔言未訖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髮皆張操驚倒纔嚇倒孫權又嚇倒曹操關公竟未嘗死也。衆

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活關公可怕死關公更可怕死關公無異活關公則尤可怕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爲荊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以上按以下按敘玄德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人死而糜芳叛去孫夫人去而孫權見圖正敘西川一邊却緊照荊州一邊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前敘卜此敘相問閒相對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瑁蚤夭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爲妃正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於異姓兄弟豈忍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羸乎法正做媒筆頗爲不正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爲王妃玄德應允大是從權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敘及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之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應允正相映射孔明曰荆

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若能如此荊州不失惜正商議間荊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
興到具言水淹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摶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
玄德放心補敘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寧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
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寫得閃忽可畏玄德問曰汝何
人夤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權座間另是一
般光景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
前敘王甫一夢此時正三鼓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又敘玄德一夢
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
此夢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將信將疑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讀者至此必疑孔明糊塗矣孔明辭出
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
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
象見將星落於荆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方知孔明心中已是明白二人正說
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忽見
燈下一人孔明忽見殿後一人皆寫得突兀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

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有此一語二公一發不肯說實話

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

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接荀甚緊玄德急召入問之二人且說荊州已失關公兵敗求救得一半尚

不知有

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

接荀

玄德急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

後事

達不發救兵之事

亦只曉得一大半尚不知有後事

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

罪不容誅王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州之急必有此事

言不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

罪不容誅

王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州之急必有此事

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

罪不容誅

王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州之急必有此事

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闕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

預爲後文伏筆是見三人

同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

一路俱作吞吐之事至此方纔敘完

絕妙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爲念當年同誓死

忍教今日獨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則刮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之無疑也曷爲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惡於其慕關公之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矣。吳氏之婦焚之。爲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蚤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爲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爲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爲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爲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畧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亦極其妙。

曹操之托文王。與王莽之托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爲之。曹操不自爲之。而使其子爲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縢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爲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嘆耶。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爲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眞。仍是曹操之僞也。非